

头茬闹钟更早的电话,一般都让人心惊肉 跳。只响两声,我将手机接通,屏上蓝幽幽的来电 显示,是我妻于碧珠。我起床往外走,不忘扭头看 看床头,女儿小萤在睡,嘴角挂笑,显然做着好 梦。她已三岁,开始做梦,好梦噩梦都有相应的表 情。妻在县医院当护士,昨晚的夜班。这个时候, 通常不会打电话来,怕惊醒女儿。她上班前哄小 萤入睡,待次日小萤睁开眼,又能看见她。

像大多数佴城人家一样,私建小楼房,我住 二楼,楼下住了老父母。楼下座机也在响,两边电 话同时地响,这时,我隐隐感觉到某种关联。

"你堂哥家的女儿又出事了。"妻开宗明义。

"哪个堂哥?"

"还能有哪个堂哥?"

"跟我共一个爷爷的堂哥,有五个。"我提醒 于碧珠未必个个认全。我又说:"我晓得你是讲 哪个?"

"还能有哪个?"

"三凿("凿"读"着"的音)?"

其实妻讲了头一句话,我便自动想到三凿。 曾经,堂哥三凿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是双胞胎,名字还是进城跟我父亲讨来的。我父 傅桐川,曾是蔸头村头一个大学生,毕业分到县 城工作,有文化。父亲给这一对侄孙取名傅单妮、 傅双婕。婕字难写,后改为洁。后来,三凿家里只 有一儿一女。

我呼吸顿时有些浊重,清早时分,空气很潮。 远处看去,六点半的光景,山的轮廓已然明朗,鸡 也鸣狗也叫,河对岸的马路有了不少车辆。楼下 的电话有人接,不出意外,是我父亲。母亲有眩晕 症,不是随时能起身。

五点多,天还浓黑,下面救护车声音又紧了 一阵,ICU 收来县高级中学送的重病号,说是一 女生从五楼跌下。是否跳楼,尚无定论。这样的事 件,隐藏有故事,自是得到最快的传播。我妻在内 一科,听人讲起。当时她正往多份病历上填写测 查数据,错一项都可能是医疗事故,不敢分心。忙 完那一阵,她才问起那女生的情况。一个同事说, 女学生名叫傅单妮。妻有印象,赶紧再去打听。 ICU大门紧闭,家属还没赶来,学校只有管女舍 的阿姨和几个帮着抬人的老师,个个一脸错愕,



妮,情况反而凶险;换了院长,同样拒收,单妮可 能还有的救?'

书香中国

"只是猜测,凌医生不肯讲真实情况。这种事 谁会跟人讲?"妻不由感叹,"现在当医生,随时可 能惹祸上身。"

"家属来没来?"

"三凿两口子赶到时,救护车正要出发往市 医院去。他俩也上了救护车,堂嫂上车就哭,被拉 下来,止了哭再爬上去。"

"你再去打听,随时跟我讲。"

"你和爸肯定要过去,帮着处理情况。"妻想 得周全,"我跟他们打个招呼,马上赶回家,你直 管去。'

我从侧梯下楼,站到一楼门口抽烟,刚扔掉 烟蒂,门打开,他走出来。我父七十五,头发依然 油黑,平时梳得丝丝不乱。现在,那一头零乱的 发,像临时添加了几笔岁月的风貌。他脸纹深密, 有如木口版画。

"碧珠跟你讲了?"父亲问我。

我说:"三叔打来的电话?"

"他叫了癞叔开车,正往城里赶。" "半小时能到。"

"我去换一换衣服,你等下陪我去市医院。"

母亲不知几时已起床,站在门口,一手扶门, 听着我俩讲话。父亲嗓门大,刚才电话里讲了一 通,同时母亲一定在床上挣扎,好将自己尽快弄 醒。母亲每一次早醒,都有如休克后的苏醒,需要 十来分钟。在半梦半醒中,她大概了解了情况,还 是问了一句:"单妮到底怎么样?"

"不清楚,要往市医院去看。"父亲又说,"要 有思想准备。"

"了了。"母亲随时一张苦脸,所以她难过的 时候,表情反而没有太多变化。稍后她冲我说: "我上去看着小萤。"

"你直管看着,她醒也不要抱她,让她躺床 上。碧珠很快到家。"母亲有一次正抱着孙女,忽 发晕厥,倒地时小萤也狠狠摔在一旁,从此有点 害怕奶奶。

"我知道!"

"当年我就眼皮跳,晓得这种事情还没完。" 我父嘴中的癞叔,我要叫爷爷。癞爷一边开

车,一边用拳砸喇叭。他的长安羚羊,车虽破,嗓

门却是不小,一路狂啸着,超了一辆大切,又超一 辆大奔。大奔当然不服气,在后头追。癞爷就点 评:"这杂种,买台大奔以为自己会开车。"

癞爷年纪刚到五十,大我整轮,都是属龙。但

在乡村,字辈就是律法,该怎么叫还怎么叫。记得 有一晚,我和几个朋友路边拦下一辆的士,逐一 钻进去,没想是癞爷的车。我坐后排,所以也没在 第一时间认出他。他等我喊他,我也没及时喊。他 将车开一阵,叫了我名字,我才意识到是他。"叫 爷爷!"他那么说。我没吭声。他说你爹见我赶紧 叫叔叔,你不喊?我只好喊,要不然,这事情会在 蔸头村传开,我若再回到那里,会被人指指戳戳。 其实就叫了一声爷爷,那几个朋友都乐不可支, 纷纷冲我说:"叫爷爷。"我说:"我去,他真是我爷 爷。"癞爷也满意地说:"哎,这就对了。"但以后我 就留了心眼,看见他的车,不会招手。我年纪也是 不小,叫一个爷爷开车,自己在后排端坐,心里总

不踏实。 而我三叔塔佬说:"小孩家贪玩,只是不小心 跌下来,哪可能……哪可能……"

我父说:"县医院讲是怕她残废,命应该是 有。送到市医院,水平高,设备也全是进口,搞不 好还能恢复一个完人,能跑能跳。"

癞爷说:"那是,现在医疗技术高,不比以 前,女人一生孩子,家里人心子就悬起来。要 么死大的, 要么死小的, 要么大的小的一起 了,家常便饭。"

"我们乡下人,残就残点,先把命保住。"三叔 强自地笑,又说,"单妮长得好,个子也高。"

三叔诨名塔佬,自是身板高大,在蔸头村,和 谁讲话都要勾起脖子。村里人推选他当村长,当 满一届,他不想干了。人们纷纷说,塔佬,你找个 个子和你一样高大的,把你代替了,就可以不 当。现在营养好,也有后生不断长得高大,但身 条子没抽完,都一头往外面扎,哪肯留在村里。 三叔只好一直当这个村长,当了很多年,村人便 说,左瞧右看,也只有塔佬长一脸官相。他是九 七年当的村官。九六年他找到我要我带他去市 里看火车。"我从来还没看过火车,白活这么多 年。"他一脸忧伤。我便找车站的朋友帮忙,进到 里面,他蹲在月台,将来去的火车看了一整天,将 上下旅客的脚杆看了一整天,中午还是我送去盒 饭。○二年,作为优秀村干,他有机会去北京学 习访问。去是坐火车,摇晃一整天,回来坐飞机, 只消两个多钟头。他给我带来一条(一百支装) 毛主席纪念堂的专供烟,表明和毛主席打过照 面。但那烟不好抽,纪念品大都不是好东西,只 是用于纪念。"几年前我还没见过火车,今年就坐 了飞机,两个钟点就能回来。说实话,这一趟来 回,我再也看不上火车。"

癞爷将车一拐,过了收费站,驶上高速路。佴 城和地市很近,通高速后,三十分钟就可到达市

区的南城,市人民医院设在那里。三叔是个话痨, 高声大气,将各种平常的事情,当成稀奇讲。听的 人,起初觉着好笑,慢慢地就会受三叔感染,随着 他大惊小怪。上了高速路,三叔又感叹,回想二十 年前头一次去市里,从佴城上车,走走停停大半 天,中间很多妇女在车上哕,很多同志跟司机申 请下车解手。司机不是人,女同志说话就给方便, 男同志一概不理睬。"后来到市里,我找到一个厕 所,一口气尿了三个啤酒瓶。"

三叔看着车窗外迅速移动的风景,抚今追昔 一番,又要回忆单妮。单妮是他和三嫂带大的,三 凿两口子一直在县城务工,很少回家。对于陌生 的高速路,三叔能说一堆话,那么对于单妮,讲个 几天几夜是没问题。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嗯啊 几声,便陷入沉默。

我们老远看见市人民医院。这时天已亮透, 医院主楼是双塔结构,很高,顶楼几个霓虹字仍 然闪烁,但光迹黯淡,像即将燃尽的煤饼。很快, 车子开进院内,找到急救中心,下车。

三凿,我的堂兄,在门洞处等。他大我两岁, 看上去脸纹和我父一样稠。他安静地站在那里 等,身体习惯性瑟缩、佝偻,夹一支烟,有一口没 一口地抽。我们朝他走去,谁也没有喊他,他呆钝 地发现我们的到来。他想了想,脸色陡地一变,还 没出声,眼泪已经喷涌而出。我下意识地去扶三 叔,他个子大,如果腿脚发软,会是一次坍塌事 故。三叔原地站得稳。我仍然扶他,但已感受到三 叔的平静。那种平静,异乎常理,却又如此真实。 我这才想到,三叔在车子上定然颤抖了好久。他 坐我身边,只不过车的晃动掩盖了一切。

一切太快。

癞爷也过来,扶住三叔的另一侧。再往前走, 走廊尽头那扇大门打开,一伙女人出来,都是在 哭,合唱一般整齐。她们都是蔸头村人,随着丈夫 在县城打小工。某种程度上,进城较早的三凿,等 同于他们的工头。即使打小工,多年下来,也积攒 了一定的口碑。雇主将电话打给三凿,他再往下 派丁,要兼顾每个人的利益。今早三常两口子搭 了急救车赶来,他们也叫辆面包车,往里面塞人, 挤得紧紧巴巴,再多一条腿都搁不进去。面包车 随后赶到,门打开,有那么多人不可思议地涌出, 瞬间便制造了紧张气氛。他们怕吃城里人的亏, 遇到事情,尽量抱团应对,图个人多势大,或者法

男人和女人相向而行,眼看即将汇合一处。 我知道更大的集体哭泣即刻爆发, 脔心一紧, 往 左侧一条走廊钻去。一切如此熟悉,八年前,我已 遭遇过一次。我害怕集体的哭,那对不哭的人是 种强迫,仿佛你会因此失去为人的资格。我其实 容易落泪,但众人皆哭时,我偏就哭不出来。

(摘自《一天》,田耳著,作家出版社, 2022年4月)

远离危险人格的人,否则他会拖着你坠入地 狱,痛不欲生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案件创作的惊悚小说,融 合悬疑、刑侦、罪案、心理学等多重元素谋篇布 局,人性之恶令人发指,读之既胆战心惊又欲罢 不能,堪称中国版"沉默的羔羊"

这一年,雪城的冬天奇寒彻骨。在一座普通 的居民楼里,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分尸案,就 连身经百战的刑警队长彭兆林见了都不禁毛骨 悚然。他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曾与嫌犯邓立钢在 楼道里擦肩而过,谁知这一错过就是十年。邓立 钢等人流窜各地疯狂作案,专门绑架勒索残杀 '夜店女郎",重案组辗转数省追凶却功亏 这个犯罪团伙突然销声匿迹,他们通过非法手段 洗白身份,过起安居乐业的日子。然而,彭兆林 却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年轻女孩犹如待宰的羔 羊,凄惨的哭声萦绕在耳旁挥之不去。

一条不起眼的信息撬开了尘封悬案,彭兆林 踏上了千里缉凶的征程……

雪城多雪,北回归线以南,秋阳似火; 以北,寒风刺骨,江河封冻。雪城的 雪,不是矜持地飘,是粗暴地泻,老天爷端着个大 盆,从天上往下倒。狂躁的雪瀑布,瞬间让原野 一片素白。我生长在雪城,从小喜欢寒风打脸的 滋味。沾冰挂雪的冬季运动,哪一项都被我干得 服服帖帖的。

我不是运动员,我是一个警察,我叫彭兆林, 当警察是我父亲的意愿。我从小精力过盛:爬墙 上树,堵烟囱揭房瓦,往仇家的门上甩屎……如 果一连三天没人上门告状,我妈都会觉得太阳从 西边出来了。高考报志愿,老爷子逼我报了警 校,说不给我戴上紧箍咒,一步走歪,就出溜到邪 道上去了。警校毕业,从基层干起,派出所、经 侦、刑警,一步一个脚印,现在我是雪城公安局刑 警大队的探长。

前不久,接了个案子。一伙西南山区里的农 民,结伴跑到雪城来,在二十几层高的楼墙外,一 个窗台一个窗台徒手攀爬,进行入室盗窃。对他 们来说,进二十层和进一层一样简单。盗窃得 手,再顺原道爬回来。我们蹲守了三十六天,把 案子破了。审讯时,嫌疑犯说,村里有个"能人" 领着他们进行的攀爬训练,山里太穷了,他没别 的本事,领着大家脱贫致富。

三十六天,不脱衣服不洗澡,身上的大小关 节都锈死了。完成任务的第二天,我立刻组织了 一场冰球赛。刑警队的弟兄们,穿球刀挂护具, 兵分两队,我带一队,杨博带一队,两队十二人, 每组六个队员,在冰球场上激烈地厮杀着,双方 队员身体不断发生猛烈的碰撞。这不是比赛,是 一场歇斯底里的宣泄,十二条粗嗓门发出的吼 声,震得人耳膜嗡嗡响。

冰刀在冰面上速度极快地滑行,发出清脆悦 耳的响声。冰球在球杆的抢夺带动下,曲折迂回 地往前冲。

"线路!线路!选择线路!"我扯着脖子喊。

顾京把冰球传到我的球杆下,我挥杆射门。 杨博一个漂亮的扑救。球被他死死地握在手 里。奶奶的! 在球场上,这小子是我的天敌。

尚未回过神,问什么全不肯说。稍后ICU门敞开,

那女学生被推车推着跑,好几个医生护士护住,

不让人靠近。后面就转了院,转到地市人民医院,

那里有更好的医疗设施以及水平。"女孩骨盆都

骨折了,我们不敢乱动。"ICU的凌医生跟那些老

师解释,"她还小,我们技术不过硬,要是没接上

来搞成残废,那真叫抱憾终身。地市医院水平比

看法:"……显然,凌医生讲话是有策略。他怕惹

麻烦,只肯讲骨折。他找一堆理由,把事情推给市

心的问题。与此同时,脑里浮现着八年前的画面,

长还是王景旷,没人会把这种病人往外推。王景

旷维护下属,出了事他一人出去顶。那时遇到垂

死的病号,医生敢接,毕竟抢救费用高,救不活也

有几万。王大胆去年底出事,现在邹院长不敢担

责,放话说谁的病人出事故,谁自己认赔。这一来

谁还敢给自己找麻烦?稍微有风险的病人,都打

"你是说,要是王大胆还当院长,医生拒收单

人民医院。真实的情况,肯定要比这严重。"

摆了基本情况,妻便依照经验,又讲起她的

"有没有生命危险?"无疑,此刻,这是我最关

"这不好说。"妻迟疑了又说,"换是以前,院

我们高,希望更大。"

犹在眼前。

发去市医院。"

看球的人敲打着护栏喊叫欢呼。斗志充斥 在周身的每一个角落,我率领队员发起边角进 攻,我叫大家保持阵型。

冰球又一次传到我的脚下,我一记穿裆球, 把冰球射入球门。看台上的人吹口哨,喊叫。还 有人把矿泉水瓶子扔进场子里。

杨博冲过来,把我扑到了护栏上。我摘下头 盔问:"干一架吗?"

"干啊!"杨博回答得相当干脆。

我俩把头盔、冰球杆、手套,甩落在冰面上。 看热闹的不怕事大,观众席上的人,兴奋地、有节 奏地敲响护栏助威。我和杨博相爱相杀厮打在 一处。彭队和杨队的守门员两腿伸直,无比放松 地坐在球门口,看着我们打。我和杨博打得翻到 护栏外面去了,被球员和围观者拉开。

我拍拍杨博的肩膀说:"有进步,兄弟!" 杨博回嘴道:"再有两拳就干翻你了。" "吹!小心风大闪了嘴!"我说。

从球场出来奔桑拿,把周身的毛细血管扩张 一下,除掉三十六天积攒的垃圾。汗蒸房里,弟 兄们赤身裸体,大汗淋漓,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刚 才的冰球赛。

顾京批评林晖:"你们队的人举杆过肩,用膝 盖顶人,赢得不光彩。"

"你们队的人拿胳膊肘怼人,用冰球杆戳人, 哪只手也没闲着。"林晖反唇相讥。

杨博说:"对咱们刑警队来说,冰球赛打架才 是看点,打球那叫中场休息。"

男人们起哄:"对!说得太对了!"

蒸出来的热汗,顺着我的脸流到胸口,我靠 着木板墙,看着屋顶发呆。

杨博捅了我一下问:"想啥呢?" "能想啥?没白没黑地蹲守了一个多月,脑

袋成了空心倭瓜。"

杨博二话不说,回手舀了一瓢水泼在滚烫 的石头上, 刺啦一声响, 热浪扑面而来。墙上 的温度计飙升到五十五度, 我受不住这个温度 的烘烤,冲出汗蒸室。我听到那小子在我身后 哈哈坏笑。

冲到院子里,我扑通一声跳进了凉水池子。 七度的水温,激得我全身肌肉紧缩,随后慢慢舒 展,血液顺畅地在周身的血管里流淌起来。我脸 朝上躺在水面上。大片的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 我的脸上。我冲着夜空扯着嗓门喊:"舒坦!舒 坦啊!"

程果说我是火人,她说:"你脚下蹬着风火 轮,心里揣着炭火盆,如果在你的屁股后面划根 火柴,你会'嗖'的一声,窜天猴一样上天了。"

程果是我老婆,她长相秀气,看上去小巧玲 珑,发起威来声势浩大。我俩在一个幼儿园里长 大,小学、初中、高中在一个班。她从小不爱跟女 孩子玩,喜欢跟在男孩子的屁股后面跑。我们跟 外院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她站在一边给我递砖



头。这是我喜欢她的一个重要原因。

程果喜欢我,是从喜欢我的手开始的。她 说,我的手长得比脸好看,骨骼结实,十指细长。 貌似养尊处优,实则灵巧能干。冬天我带她出去 滑雪,她怕冷,手很快就冻僵了。我摘下手套给 她暖手,她冰块一样的小手,在我掌心里由硬变 软渐渐融化了。后来她说,你的两只手烫得像烈 酒开了锅,暖流瞬间窜遍全身,高度的老烧锅子 上了头。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嫁了。

程果在财贸学校学的是会计,毕业后跟同学 合开了一家布艺商铺,制作沙发套、窗帘、床罩, 生意不错。我俩结婚一年后,有了一个儿子。儿 子的名字取自我俩的姓,叫彭程。彭程从会走路 开始,我就带他从事户外活动。杜绝"娘炮",必 须从儿童抓起! 打冰球、滑弯道速滑、踢足球,我 儿子都做得有模有样。

警察这个职业,是好人和坏人中间的一堵 墙,面对的是社会上的黑暗面。我妈经常就点着 我的脑门教育我,有毒的犯病的你都不准进嘴! 所以我从来不跟他们做钱财方面的交易。新桥 是我的辖区,是墙的另一边。这里拉活的、摆摊 的、卖早点的都跟我熟,大家不分长幼都叫我新 桥二哥。我在家里并不排行老二,他们是根据桃 园三结义中关羽的名号叫的,含忠义、仗义、守信 之意。我这个人性子直,喜欢一条道跑到黑,不 太招人喜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又不是人民 币,怎么可能让人人都喜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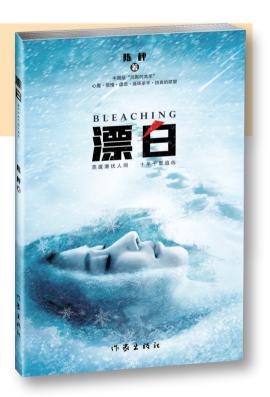
我当刑警以后破案率高,受过多次嘉奖。碧 水家园的碎尸案,最终让我败走了麦城。

2002年9月1日,碧水家园五号楼一 单元一楼中户的老裴家的马桶堵了, 一股一股的脏水,从马桶里面冒出来。老裴边用 搋子疏通马桶,边骂总往马桶里倒剩饭剩菜的老 婆。老婆见丈夫不管用,立刻打电话请来专业人 员。疏通工人把细长的工具伸进马桶深处,插上 电源按动开关,疏通工具快速转动起来,一团一 团漂着油珠的碎肉被搅上来。这边疏通,马桶里 继续往上返脏东西。

"看见没有,这根本就不是剩饭剩菜,这是楼 上倒的肉馅。"老婆的腰杆子硬了起来。

老裴蹲下来仔细查看,嘴里叨咕着:"好日子 才过了几天,就烧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好好的 肉馅往马桶里倒。"

疏通工人大致估量了一下,说:"没有二十斤 也有十五斤,咦? 头发也往马桶里倒?"他停住 手,用棍子扒拉肉馅里的那团长发,几片粉红色 的东西掉出来。疏通工人惊讶地问:"这是什



么?不太像生活垃圾。"

裴妻小声说:"好像是涂着粉红色指甲油的

疏通工人大惊失色,立刻扔下工具,掏出手 机打电话报了警。110巡警很快到了,一番勘查 后,觉出情况严重,迅速通知了刑警大队。

五号楼一单元顶楼住着四个人:为首的叫 邓立钢,身高一米八五,浓眉大眼,皮肤浅黑,看 上去壮硕有力;石毕中等身材,头发微卷,皮肤 白净;宋红玉个子不高,梳着一条齐腰长的马尾 辫;吉大顺头发稀疏,身材矮胖。他们正在临街 的一家饭馆里吃饭。羊蝎子火锅热辣,冰镇啤 酒爽口。吉大顺吃饭一贯速度快,他撂下筷子 用餐巾纸擦着嘴说:"我去加点油,你们打车回

宋红玉翻了他一眼:"打啥车,你回来接我 们。"

吉大顺说:"附近加油站的油贵,我得往远 点开。"

邓立钢朝他挥挥手说:"别又一竿子支没影 了。"

吉大顺答应一声走了。

啃干净了一块羊蝎子,用餐巾纸擦干净了手。 "咱们回吧。"邓立钢说。

石毕闷声不响地喝啤酒,邓立钢皱着眉头,

"锅里还有这么多内容呢,不着急,吃光了 再回去。"宋红玉用筷子搅和了一下沸腾着的火

邓立钢说:"活没干完,心里不踏实。"

三个人走到碧水家园小区门口,看见五号楼 一单元楼门口拦起警戒带,旁边停着警车。他们 立刻站住脚,不再往前走了。

楼门口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人肉、头发、指 甲等词零零散散地从他们口中飘过来。邓立钢 冷静地观察四周,110来了两个巡警,一个守着 案发现场,一个坐在车里打电话。邓立钢叮嘱石 毕和宋红玉,到五号楼的后面接应,他趁乱上了 楼。邓立钢一步两级台阶,蹦着往楼上蹿。

我接到报警,开着警车进了碧水家园小区, 杨博和葛守佳跟我出的现场。巡警边跟我们介 绍情况,边跟着我们进了楼道里。

邓立钢蹿上顶楼,进了502房间,他用最快 的速度,把衣柜、抽屉里重要的东西塞进一个大 旅行包,重新翻看被褥下面,看有没有落下的东 西。他再次打开衣柜的门,确认里面已经全部清 空。邓立钢拎着旅行包来到后阳台,打开窗子, 把大旅行包从后阳台扔下楼去。守在楼下的石 毕和宋红玉,立刻捡起地上的旅行包离开。

我看了现场,吩咐疏通工人把下水道里遗留 的物证全部掏出来,交给现勘组保管。我决定去 楼上看看,在二楼的楼梯拐弯处和邓立钢碰面 了。这小子双手插在裤兜里,与我擦肩而过。我 本能地停住脚,回身叫住他:"喂,你住在这个单 元吗?'

"你谁呀?"邓立钢眉头紧皱,一脸的不耐烦。 我掏出警官证给他看,他的神情缓和下来, 语气轻松地说:"我住三楼。"

"哪个房间?"我问。

"301,哎,下面怎么了,这么热闹?"邓立钢 伸脖子往楼下看。

我的眼睛盯着邓立钢的脸,他收回视线,目 光不躲不闪地看着我。301跟102用的不是一 根下水管道,这个念头在脑中一闪,我没有回答 他的问话,快步往楼上走。他下楼去了。

石毕和宋红玉拎着旅行包绕到五号楼前。 车里的巡警下来,拦住了他们。

巡警问:"你们是这栋楼的住户吗?"

"不是,是后面的那一栋,三号楼。"石毕语气 轻松,表情相当自然。 巡警看了一眼他们的旅行包问:"这是要去

哪儿?" "跟旅行团去广西五日游。"石毕说。

宋红玉埋怨说:"就你磨磨蹭蹭,导游说就等

咱俩了。" 石毕伸脖子往五号楼门里看,好奇地问:"这 里出什么事了?"

这时,石毕看到邓立钢从楼道里跑出来,穿 着警服的葛守佳紧随其后。宋红玉心头一紧,看 了一眼石毕。石毕一只手插进裤袋里,紧紧握住 一把瑞士军刀。

葛守佳冲巡警招招手,大声说:"你过来一 下,有事问你。"

巡警放过了宋红玉和石毕,跟着葛守佳进楼 道里面去了。石毕和宋红玉立刻离开了五号楼, 快步往小区外面走。邓立钢加快了脚步,紧随他 们出了碧水家园小区。

(摘自《漂白》,陈枰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

3月)